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阳关三叠
Yang Guan
San Die

阳关三叠

程步涛
◎著



- ◎江河水 ◎汉宫秋月
- ◎梅花三弄 ◎阳关三叠
- ◎潇湘水云 ◎六十岁的时候
- ◎番号 ◎水天一梦
- ◎一个人的忏悔有多久
- ◎雪落无声 雪融无声
- ◎换得东家种树书
- ◎东家生死以
- ◎石板巷记事
- ◎忧国泪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Yang Guan
San Die

阳关三叠

程步涛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关三叠 / 程步涛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2

(跨度新美文书系)

ISBN 978 - 7 - 5034 - 8710 - 1

I . ①阳… II . ①程…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0367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蔡晓欧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2.5 字数：141 千字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目 录

辑 一

《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	3
江河水	10
汉宫秋月	19
梅花三弄	25
阳关三叠	31
潇湘水云	39

辑 二

六十岁的时候	49
番号	61
水天一梦	70
一个人的忏悔有多久	78

记忆：1959	86
记忆：1976	92
雪落无声 雪融无声	98
情与恨：《长恨歌》和安史之乱	109
换得东家种树书	115
苟利国家生死以	122
浊酒不销忧国泪	129

辑 三

日落时分	147
石板巷记事	165

辑 一

《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

数年前，一位朋友曾陪我在徐州汉代岩画博物馆待了整整一天。

这家博物馆位于云龙湖畔，是露天的，馆内长廊回绕，岩画都镶嵌在长廊的墙壁上，用玻璃封着，游人只能隔着玻璃观看而不能用手触摸。初冬季节，西北风掠过尚未结冰的云龙湖湖面，又越过博物馆典雅的灰砖围墙，不时将散落在甬道上的枯叶抛至空中，使得这本来就是从冷酷的地下移上来的世界，又蒙上一层厚厚的寒意。

岩画雕工精细，生动奇诡，各种图案中，多为龙虎飞鸟等禽兽。不多的人物画，大都是礼仪祭祀农桑稼穡，绝无格斗厮杀。徐州地势险要，东临黄海，西至汉中，南下吴越，北抵幽燕，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两千多年前，刘邦和项羽便是从这片土地开始，搅起了数年不散的龙虎风云。这岩画，便是那楚汉之争以后，被封王封侯之人的墓穴之物，是因为杀戮太重，血腥太多，那些为王为侯者似乎已不愿再提心吊胆，才在墓道的装饰中舍去了战争吗？

许是巧合，当晚，与朋友小聚，三杯两盏后，一位擅弹琵琶者，带来了琵琶，要为大家助兴，弹奏的便是《十面埋伏》。这擅弹者云，在徐州，只有听此曲最耐寻味。他不知道我一天都是在岩画博

物馆度过的，更不知道我原本想在岩画中看到对楚汉相争的描摹，没有看到的遗憾，让这曲《十面埋伏》填充了。

《十面埋伏》这支曲子是以公元前 202 年楚汉两军垓下之战为题材谱写的。用音乐表现战争过程的恢宏悲壮、气势非凡，在传统音乐中，此曲堪称集大成之作。《十面埋伏》的乐谱在清代中期便有多种抄本，可见其谱成的时间至少在清代初期或者更早。明末清初人王猷定在其《四照堂集》中的《汤琵琶传》一文中，曾描绘当时的琵琶演奏家汤应曾演奏《楚汉》的情景。那《楚汉》，内容、情节、结构与《十面埋伏》基本相同，故有人考证，《楚汉》即《十面埋伏》。文中写道，演奏此曲时，“……当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屋瓦若飞。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俄而无声，久之，有怒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继而恐，终而涕泣之无从也……”

无疑，王猷定是熟知楚汉相争这一历史的，一句“余骑蹂践争项王声”，把项羽的死，残酷地展示到读者面前。项羽到乌江后，不肯乘乌江亭长所备渡船过江，将乌骓马送与亭长，自杀汉军数百人，大喊“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汝德”，遂拔剑自刎。项羽死后，“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一体”（上两处引文见《史记》中《项羽本纪》），连同已取得头颅的王翳，五人果被刘邦封侯。

据说，项羽生相奇异，眼为双瞳，拥重兵自称霸王，欲以力争，经营天下。然因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终未成霸王之业。霸王对自己的失败只说了一句“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到死

也没死个明白。倒是司马迁干脆，“岂不谬哉！”四个字，为一篇《项羽本纪》画上了句号。

中国历史上凡举兵兴事，成者王侯败者寇几成定律，只项羽是个个别，非但不曾成寇，反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位大英雄。几千年来，谈及项羽，唏嘘感叹者有之，眉飞色舞者有之，慷慨高歌者有之，扼腕痛惜者有之。就说那鸿门宴，项羽设计，欲谋杀刘邦，以饮酒无以为乐为由，弄出个项庄舞剑助兴，这便是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来由。曾游说张良顺从霸王的项伯，深知霸王的用意，但为还张良一个人情，遂起身对舞，掩护了刘邦于一时。刘邦则以如厕为由匆匆逃离，让张良留下给霸王献什么白璧玉斗。刘邦对自己这样走脱感到甚不体面，还是樊哙快人快语，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鸿门宴计谋落空，使得范增仰天长叹：“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如今，一出《鸿门宴》唱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台上台下谁去区分刘邦项羽孰奸孰忠？还有那出堪称经典的《霸王别姬》，虞姬咿咿呀呀的唱段，引出多少人的感喟！中国历史上爱情绝唱可以千百计，但硬是于缠绵中溢出感天动地的悲壮来，唯《霸王别姬》。

最叫人称绝的莫过中国象棋了，楚河汉界，三十二粒棋子，竟演绎出数千年的风雨云烟、文韬武略来。中国象棋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英国人威廉·琼斯竟然说是从印度传来，其依据是棋中有象，象在印度，中国不产象。这话说得欠妥且肤浅，想那炎黄之战时，黄帝驱猛兽为阵，那猛兽中便有象。对于中国象棋，史籍中有起源于北周说，有起源于春秋说，较一致的说法是由六博演化、递变而来，定型则在宋代。我对象棋毫无研究，偶尔观棋，纯属看热闹。但我认为，象棋的成型，必在楚汉相争之后，否则，交战双方划出

的战场便不是楚河汉界，而是别的什么地方了。

不知是否因为感慨这段历史的变幻奇诡壮丽雄浑，音乐家们在谱写了《十面埋伏》后，又谱写了琵琶曲《霸王卸甲》。同是表现垓下之战，却完全是两种风景：一个是重在渲染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表现胜利之师的智谋和风采；一个是着力铺陈大军败阵，壮气已消，车倾旗靡，残阳如血，英雄无奈，卸下百战之甲的悲凉凄清之情。据乐史记载，《十面埋伏》传自北派，《霸王卸甲》承启南派，一北一南，两种地域，两种风情，两种审美，两种文化。同是四根丝弦，一面桐板，一张一弛中，于乐手指尖上，竟溢散出如此之大的差异来。

《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都属琵琶武曲，虽说“无声不可入乐”，但描写战争，演绎战争，以调性转换虚实相兼的艺术手法和琵琶的特殊演奏技法，把听众带入无限空阔的联想空间，在中国民族音乐中，此二曲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无曲目可以相比。那轻拢慢拈嘈嘈切切如珠裂玉碎般的乐声，每一次都让我沉浸其内久久无语。

这两支曲子的标题也同样让人寻味，如《十面埋伏》，第一节是《列营》，其他依次是《军鼓》《点将》《排阵》《埋伏》《垓下大战》《项王败阵》《众军奏凯》《诸将争功》《收阵回营》等；而《霸王卸甲》，第一节的标题则是《营鼓》，我理解“营鼓”是指在夜半突然击响鼙鼓，把久战困乏早已入睡的将士们叫起来迎战。《营鼓》之后，接下来的是《点将》《整队》《出阵》《垓下酣战》《楚歌》《别姬》《出围》《追兵》《众军归里》等。两曲相比较，以现今的语言说，《霸王卸甲》摆出的，完全是一副被动挨打的样子。两曲的不同侧重，决定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但作为战争重要角色的项羽，我想，他是断不会同意作曲者如此“未有曲调先有情”的，项羽败了，他

的失败使得刘邦得以建立汉王朝。因其败，作曲者主题先行，比照着《十面埋伏》，每一个乐段都反其意而成，好像一开战，项羽就有了失败的预案似的。

历史毕竟不是由琵琶演奏的。作为秦末起义军两支最出色的队伍，刘邦与项羽并无质的区别。有唐人章碣的诗作证：“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项羽在鸿门宴上未能诛杀刘邦，遂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当阿房宫成为一片废墟后，项羽打算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一个统兵之人，如此恋乡，这便有了“人说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一说，此话成了后人的成语，但说此话者却因语失被项羽丢进鼎镬中活活烹死。我曾想，若刘邦和项羽换个位置，也被逼到一条什么江边，也被对手团团围住，他会和项羽一样，无限豪气地把自己的头颅赠予故人，让他去自己的对手那里谋个官衔职位吗？答案是不会。刘邦是从担任管理治安的亭长起，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逐渐称王称帝的，他深深懂得当伸则伸当屈则屈的道理，否则，鸿门宴上，他不会听从樊哙这个屠狗之人的劝说，以如厕为名逃离。不知这是否可以视作帝王和英雄的区别？若项羽不顾忌有无颜面，乘上乌江亭长的小船，渡江去见江东父老，楚汉相争的结局又有谁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当然，若真的这般，那就不是霸王项羽了，自然，我们也就无缘聆听这《十面埋伏》，更谈不上品味《霸王卸甲》了。

我曾在北京音乐厅聆听过已七十高龄的琵琶演奏家林石城先生演奏《霸王卸甲》。老先生一袭长衫，稳步登台，看他那气度，你面前就是走过来一段历史。林先生沉稳地坐下，琵琶微斜，头稍稍一摇，四个指尖唰啦啦裂帛撕锦般在四根弦上猛地划过，潮水般的乐

声里，涌过来一段苍苍然然的岁月。霸王是自刎而不曾卸甲，琵琶曲叫“卸甲”，是把霸王兵败而亡的史实艺术化了。听林先生演奏时，我完全融在乐曲创造的意境中，当弹至《楚歌》《别姬》两节，我的心跳几乎要停止。张良的计谋，刘邦的王气，项羽的无奈……夜色如磐，楚歌四面，“卸甲”的结局至此铺陈到极致。那一刻，眼前闪烁的全是旌旗刀枪尘土狼烟，以至林先生结束演奏，满场掌声雷动，我的视野里竟一片朦胧。记得那一刻我没有鼓掌，直到谢幕时，才望着林先生潇洒的姿容由衷地猛拍起手来，为林先生的高超艺术造诣，还是为《霸王卸甲》这首乐曲的魅力？为历史人物的出色表演，还是为弥漫历史的层层雾团？至今，自己也说不清楚。想那项羽刘邦，早先同属项梁，项羽入关后还封刘邦为汉王。然不久二人便反目，开始了为时五年的楚汉之争。项羽在无东山再起的可能时自刎乌江，成为失败仍被世人当作英雄的一种类型。因为项羽成为一种类型，楚汉相争也成为一种类型。后人评述他们，似乎很少去计较他们两个谁更胜谁一筹，也不去有倾向地进行褒贬，而是以不同的标准，极体谅地分别衡量功过，并且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刘邦和项羽算得上一个特例。这或许是我们聆听这两支曲子时，能够没有道义的负担，自如地进入曲子各自表达的意境里的重要原因。如果有人也给秦桧之流写支曲子并演奏给我们听，我们断不会静下心倾听并沉浸其中的，即便曲子有多么耐人琢磨。因为作为人，刘邦项羽都有着让后人钦佩的气节与胸襟，这些虽是精神因素，却重重地加强了《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艺术感染力。

写到这里时，我取出录有《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光盘，光盘制作很精致，盘面稍一倾斜，便闪烁耀眼的银光。在这样

的一张光盘里，浓缩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我把光盘插进录放机里，刚想摁键，又把手收了回来，那珠裂玉碎般的琴声，那风声涛声箭矢撕破空气的嘶鸣声和刀枪碰撞的铿锵声，分明就在耳边回绕，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忽然感到，有些曲子，只要听过一次，便刻录在心中，再也不会抹去，《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便是这样。

1999年1月

江 河 水

提起二胡曲《江河水》，除了专业音乐工作者，知道它的原型是《辽南鼓吹乐》中笙管乐曲牌《江河水》和《梢头》的人恐怕不多。至于先由人把它改编成管子独奏曲和双管独奏曲，黄海怀先生又根据改编曲移植为二胡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推出，遂广泛流传开来的这些过程，一般人也多不细问。建国十五周年庆典，有一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叫《东方红》，开场便有一个身上插着草标的小女孩被凄惨地叫卖，背景音乐便是《江河水》。虽然只演奏了一个乐段，却悲伤地让人充满寒气。

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傍晚，我在连队的菜地里侍弄菜苗，团战士演出队的那个小个子乐手提一把二胡坐在田埂上咿咿呀呀地拉了起来，他拉的便是《江河水》。自看过电影《东方红》后，知道了那支凄婉的曲子叫《江河水》，但从未完整地听人演奏过，便凑了过去。大概以为有了知音，小个子乐手很热情，不但边拉边给我讲解，还把曲谱给我看。那曲谱后面有个说明，大意是：一对恩爱夫妻，丈夫被官府抓走服劳役，遭到百般折磨后死在异乡。妻子知道后悲痛欲绝，在送别丈夫的江边对着滔滔江水号啕大哭。二胡曲悲愤的

曲调，控诉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

那会儿，对《江河水》并没有更多的理解，只是在众多的二胡曲中能识辨这支曲子而已。当时，常常有各种名义的晚会，晚会节目也常有这支曲目。现在想想，那时的晚会多为庆祝各种胜利，所以允许演奏这支凄婉的乐曲，多是因为其“控诉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也就是那一次，我从小个子乐手口中，知道了《江河水》出自《辽宁鼓吹乐》中的两个曲牌。到了七十年代，有一部艺术纪录片在各地放映，片中便有二胡独奏《江河水》，是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演奏的，我被她的演奏震撼得可谓一塌糊涂。为了多听几遍，此后几天，晚饭后我便跟着团电影组下连队，直到拷贝传送到下一个单位。

1975年8月，太平洋第三号台风在福建沿海登陆后减弱为低气压，经湖南、湖北进入河南，致使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普降特大暴雨，淮河支流汝河、沙颍河、唐白河三大水系河水猛涨，几处大中型水库和数十个小水库堤坝先后崩溃，十余万人被大水卷走，四百多万人被洪水包围，近两千万亩良田被毁。我们部队奉命组织医疗队奔赴灾区救灾，那时的传媒尚不发达，且又下意识地封锁消息，医疗队回来，谁也不说灾区的真实情况。许久后，才有人在小范围说及，而且都极谨慎，生怕被扣上破坏大好形势的政治帽子。听的人自然也不接话茬，只默默地点头。团电影组有个家在驻马店地区的兵，灾后，他的家人全无下落，每独自一人时，便抽泣不止。到了年底，那个兵退伍了，送走他后，我让广播员拿出《江河水》的唱片，关上门，一个人听了一遍又一遍。就在那一刻，我开始怀疑移植此曲的黄海怀先生附在曲后的说明有误。那村妇站在江边哭夫，河水难道是知其意才忽疾忽缓，忽清忽浊，忽水波不起，忽惊涛拍岸，将枯水季与洪峰期的变化，将其暴怒与温驯悉数展现，以